

馮承鈞編

元代白話碑

商務印書館發行

26.329

1254

311
01254

馮承鈞編

元
代
白
話
碑

商務印書館發行

02925

元代白話碑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馮承鈞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DIALECTIC INSCRIPTIONS OF THE
MONGOL DYNASTY
BY FUNG CH'ENG CHÜN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May, 1931

Price: \$0.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元代白話碑

緒言

梵名古翻中有摩訶羅闍 (Maharaja)。此云大王。印度及南海諸王之尊號也。漢文譯音皆無定字。兩年來檢尋史籍得其異譯三十有三。近檢元史卷一六六信苴日傳。又得其一。卽傳謂大理國王段興智入覲。憲宗賜興智名摩訶羅嗟者是也。考泰定二年〔紀元一三二五〕大理軍民總管段信苴隆所建大理崇聖寺碑。同一梵名又作摩訶羅嗟碑。云武定公〔卽興智〕「挫舍利畏三十萬嘯集之師於滇海之上。破釋多羅十餘萬寇抄之衆於洱水之濱。」其人旣以舍利 (Śrī) (按畏字得爲梵文 varman 之對音) 多羅 (Dra) 爲名。足證當時雲南諸土著之梵化。不僅大理王號摩訶羅嗟也。碑中之段實。卽元史之信苴日。信苴爲梵語之譯音。華言總管。非姓氏也。其名元

史作日。碑文作實。皆一音之異譯。不意於求同名異譯之中。又發見別一同名異譯之例。初意以爲徧檢元代雲南諸碑。必更有所見。乃檢尋久之。一無所得。又集全國所建元代碑文審之。亦未見有摩訶羅闍之異譯。頗失望也。雖然。吾於鳩集元碑之中。又發生研究元代諸聖旨碑之興趣。

元碑中有一種碑文。上勒白話聖旨。爲諸碑中別具一體者。卽顧炎武山東考古錄所謂鄙俚可笑。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謂夷語可刪者是已。考據金石之書。大抵止錄其一。以備一格。餘皆刪芟不取。故此種聖旨碑。幸存者甚少。檢諸金石錄地方志。外人拓影。暨余手抄諸碑。僅得三十餘通。其原碑已毀。唯存其文者不少。而碑與文并毀者。其數當不止數倍於此。考其毀佚之原因。唯在一「不文」。就詞翰方面言。文采固可形其美。但就史料方面言。文飾亦可掩其真。人類思想發爲白話。已經矯飾一次。復由白話變爲文言。又經矯飾一次。所存之真已寡矣。與其文無寧俚。余讀元史。寧取泰定登極俗語詔書。（卷二十九）不取忙哥撒兒傳（卷一二四）尙書體詔書。讀前一詔。知爲當時之方言。讀後一詔。則爲數千年前之古話。故在史料中量度真之多寡。騷人墨客之文。實不及村婦里老之言。

元代諸白話公文。初視之其措詞似同。細審之其語法各異。茲取諸碑末尾一語比較之。口吻皆殊。非印板文字也。

(1) 不怕那〔文二十二 文三十一 文三十八〕

(2) 更不怕那〔文二十六 文二十七 文三十四〕

(3) 不怕甚麼〔文二十五〕

(4) 不怕那甚麼〔文十八 文二十 文二十一 文二十三 文二十四 文二十八 文

三十 文三十五〕

(5) 更不怕那甚麼〔文十九 文三十二〕

(6) 怎不怕那是麼〔文三十七〕

(7) 不怕罪過那甚麼〔文九〕

(8) 不怕那不有罪過那甚麼〔文十〕

右舉八例。語法皆異。再就諸碑中諸帝名審之。除秦定帝順帝未見列舉外。皆以蒙古汗號稱之。曰

成吉思汗。〔太祖〕曰窩闊台汗。〔太宗〕曰貴由汗。〔定宗〕曰蒙哥汗。〔憲宗〕曰薛禪汗。〔世祖〕曰完澤篤汗。〔成宗〕曰曲律汗。〔武宗〕曰普顏篤汗。〔仁宗〕曰格堅汗。〔英宗〕曰護都篤汗。〔明宗〕曰扎牙篤汗。〔文宗〕曰懿璘質班汗。〔寧宗〕元史中之廟號年號皆漢語之稱。彼蒙古諸汗多不習漢文漢語。〔可參考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決未解此。由此推之。漢文所謂順帝惠宗。當時必稱兀哈篤汗 (Ukhagatu)。元代諸汗本身漢名尙且未解。何有於文言體之詔書。則欲知當時諸汗之語。惟於諸白話碑中求之。或可得其真相。

第諸碑中之白話。亦頗難讀。前人錄其文者。句讀多誤。蓋白話中之文法。較文言爲難解。余始讀一碑。亦難盡解。將諸碑比較研尋。始曉其意。諸文中之白話。並非元代特有之語言。如引文一之「這般。」引文二之「那般。」已見朱子語錄。其論易象一條云。「這般人占得。便把作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作那般用。」又水滸傳楔子云。「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里。卻教下官受這般苦。」可證此語上始於宋。下迄於明。皆通行矣。余研尋今日白話。見名詞之「頭」「子」。多數之「們」。動詞之「來」「去」。狀詞之「的」。問詞之「麼」。及一意用兩三綴音之例。始

悉現代中國白話非單音語 (monosyllabic) 乃附有語尾之變化語 (agglutinate)。特爲單音之字所蒙蔽耳。若以注音字母表示之。一個觀念實不限於一音。而其語尾之變化。實甚豐富也。今研究元碑。又知此種變化。不始於今日。諸詔旨中之的。底。每。裏。有。來。者。呵。麼。那。皆。爲。接。尾。語 (suffixe)。後人不察。概以助詞名之。殊不知中國白話之變化。卽在此種助詞。姑就此點言。元代白話碑在語言學中有極大價值也。

余原輯諸碑。僅限於白話聖旨碑。後見諸碑中亦有勅令旨法旨劄付諸文者。其價值等重。亦并錄之。旋又於諸書中檢出白話聖旨若干種。已否刻石。今不可知。然亦屬白話聖旨之類。可以供比較也。亦撮錄數通。此外散見於元典章中之白話公文尙多。因其在語言方面無新例可取。故未採錄。合計所錄之文四十通。爲碑者四分三以上。就其性質。別爲四類。一爲無類可歸者。爲文二。次爲關係釋道二教辯爭之詔旨。爲文九。又次爲保護道教公文。爲文十六。殿以保護釋教之文十三。今日白話碑文可考者。大致盡於此矣。

諸碑中有七碑。上勒兩體文字。一碑下勒漢文。上勒八思巴 (Phags-pa) 字母。全譯漢文之音。

〔文十七〕四碑勒蒙漢兩體文。蒙文皆用八思巴字母。〔文十八。文二十三。文二十四。文三十〕。一碑勒藏漢兩體文。〔文三十七〕此碑爲法旨碑。可證國師法旨得用西藏文。一碑已毀。僅存漢文。惟知上有國書。〔文三十二〕此國書得爲八思巴字母蒙古文。然亦得用前法旨碑之例而用藏文也。八思巴字母頒行於一二六九年。證以一二七五年碑。〔文十七〕知其用以譯漢文之音。次年〔文十八〕始用以寫蒙古之語。至一三一一年。又改用西藏刺麻諾門(Nomoua gherel)所製新字母。〔卽現行蒙文字母〕當時似未通行。證以一三一八年光國寺碑。〔文三十一〕仍用八思巴字母可以知之。一三四五年居庸關石刻。亦用八思巴字母。又可證舊字母至十四紀中葉尙未廢也。

余輯諸碑。略事研求。所得之結果如此。若在歷史及語言方面。用科學方法詳細分析。其成績恐不致於可哂笑而可驚也。比年來建有元碑地域之寺觀。多因今人厲行物質化。行將重遭會昌五年之劫。而此數百年來視爲無足輕重之白話碑。殆將供作牆基磨石之用矣。乘此有文可徵之時。爰鳩集而彙錄之。或亦爲保存史料者之所許也。所輯諸文。除見諸金石錄地方志并手抄者外。中有

數通。惟見於下記三書。

(1) 波那巴特 (Roland Bonaparte) 親王輯蒙古時代十三四紀文證 (Documents de l'Époque Mongole des XIII et XIV siècles.)

(2) 德維里亞 (G. Deveria) 撰蒙漢碑錄 (Notes d'épigraphie Mongolo-Chinoise.)

(3) 沙畹 (Ed. Chavannes) 撰蒙古時代之石刻及檔案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本編諸蒙古色目人名。除已見西籍者外。多依元史國語解復其元名。但十八世紀之蒙古語。未能必爲十三四紀之蒙古音。顧諸名異譯甚多。不能不用一名以資劃一。

諸碑用語。有文義相類者。茲以文言分析如下。比較觀之。其意自明。至語法殊異之處。不能徧舉也。

原白話文

文言譯義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

上天眷命皇帝

聖旨	聖旨
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每根底來往使臣每根底	該軍官軍人城村長官來往使臣等
宣諭的聖旨	(前奉)
成吉思皇帝等等	太祖皇帝等等
聖旨裏	聖旨內開
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每	僧景道回等
不揀甚麼差發休當 或者	蠲免一切差發
告天祝壽者	惟事告天祝壽

磨道有來磨道道來宣諭的有來	等語
如今也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	業經宣諭在前
不揀甚麼云云	今依已降聖旨
磨道等等	蠲免云云
某路州縣某寺觀	等語
爲頭 和尚先生 每	同
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	該 寺觀 主等
這的每 寺院房舍	將此聖旨與之
使臣休安下者	所有 寺院房舍
鋪馬祇應休拿者	使臣勿得於內安下
	勿取鋪馬祇應

商稅地稅休與者	獨免商稅地稅
但屬 寺院 田 地 等 等	同
不棟甚麼不以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	所有諸物無論何人不得強行侵奪
更這和尚(或先生)每說有聖旨麼道	而該僧(或道)等亦不得恃有聖旨等語
無體例的勾當休做者	非理妄行
聖旨俺的	欽此
豬兒年月日	○亥年月日
大都有時分寫來	寫於北京

一 泰定登極詔及追封顏子父母詔

(1) 一三二四年泰定帝登極詔〔元史卷二十九〕

至治三年八月。鐵失等弑英宗。碩德八剌 (Schodiba) 也。孫鐵木耳 (Yissun Temur) 卽皇帝。位於龍居河。〔今克魯倫 (Kerulen) 河〕大赦天下。詔曰。

薛禪皇帝 (Seisen Khan) 按卽世祖忽必烈 (Kublai) 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 (按卽世祖次子真金 (Tehinking) 長子。我仁慈甘麻剌 (Kamala) 爺爺 (指世祖) 根底 (按元時白話公文中此二字常見。揆其語意。似指本身。法國學者疑此語本於突厥語之 kendi。此言自己。意亦同也。但余以本於當時俚語。突厥之說過於鑿空。) 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 (Tehinghis) 皇帝 (太祖) 四個大幹耳朵。〔按卽 ordo 之對音。長春真人西游記作窩里朵。漢語行宮也。〕及軍馬達達 (韃靼。指蒙古) 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

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此處上頭二字似與公文等因二字意同。）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者都（Euljaïtu）皇帝（按即真金第三子成宗鐵木耳（Temur））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個哥哥。（按即成宗二子武宗仁宗）曲律（Kuluk）皇帝。（武宗）普顏篤（Buyantu）（仁宗）皇帝。姪頌德八剌皇帝。（英宗）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今日白話之們）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麼道。（猶言如此說）迤南諸王大臣軍士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按元代白話公文。動詞有字常在語尾。）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言英宗之被弑也）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直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自商量著至此爲臣民勸進語）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安心的上頭。敕書行有。

山東曲阜鄒縣等地。元代詔旨皆文言化。惟元統二年〔一三三四〕追贈顏子父母詔旨一道。獨爲白話文。石刻今在曲阜。其文如下。

(2) 一三三四年追封顏子父母詔

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篤憐帖木兒(Tureng Temur)怯薛〔其考見後〕第二日。延春閣後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sugurichi)〔元史語解卷八云此言掌轍〕馬扎兒台。大夫羅鍋(Tobkho)。汪家奴。寶兒赤。怯薛官篤憐帖木兒。云都赤〔亦作溫都赤。皆爲ndutchi之對音。輟耕錄卷一云。執骨朶佩環刀之近衛也。〕別不花(Bai Bukha)〔元史別亦作伯。一作拜。〕殿中喃忽里(Nagun)等有來。〔猶言在場〕伯顏(Badjan)太師秦王右丞相。撒敦答剌罕(-targhan)榮王太傅左丞相。一處商量了。阿昔兒答剌罕(Azar targhan)平章闊兒吉思(Gir Jisu)平章沙班(Chiban)郎中塔海忽都魯(Takai Khutuk)員外郎完者都(Buldaitu)〔元史亦作完者圖。完者禿。桓者篤。桓澤都諸名。〕都事客省使帖木兒(Temur)直省舍人羅里伯顏察兒。蒙古必闕赤(biketchi)〔猶言書記〕帖里〔元史亦作帖理一作

迭里)帖木兒(Ter T'emur)等。奏過事內一件。禮部官備着襲封衍聖公文書。俺根底與文書。顏子根底與了兗國公名分。他的父母并妻。未加追封。依孔子孟子父母的例。顏子的父母根底。封諡的麼道。與文書的上頭。俺教禮部并太常禮儀院。一同定擬得。顏子的父無繇加封杞國公。諡文裕。齊國姜氏封杞國夫人。諡端獻。妻宋國戴氏封兗國夫人。諡貞素。定擬了有。依他每定擬來的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猶言依議)二十八日教火者賽罕(人名)皇太后根底啓呵。奉懿旨那般者。